

从东南诗学传承到传统文化普及 ——以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成书为例

张春晓 杨园园

(暨南大学 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10)

[摘要] 从《七绝诗论》到《唐人七绝诗浅释》,沈祖棻在师承胡小石、传承东南诗学传统的同时,走出了自己的学术道路。她重视内容与形式,在传统学风与现代规范之间相互取鉴。当受众从课堂的学生转化为社会读者,她将视听体验最大限度地通过文字进行传播。她秉承着自觉的文化传承意识,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研究生涯中,撰写出各具特色的教案与书稿,终将之转化为经典的文化普及读物。这既是其个人的学术进益与价值实现,也是从学术传承到文化普及的经典案例,更是一代东南学人孜孜以求兼具传承与普世意义的写照。

[关键词] 沈祖棻 《唐人七绝诗浅释》 东南诗学

《唐人七绝诗浅释》是沈祖棻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著作,程千帆在其后记中介绍这是“以她的三种手稿作为底本整理出来的”^①。三种底本究竟为何,一直为学界所关心。刘庆云、孙小多对此均有所阐发^②,然而囿于所见材料尚有未明之处。本文则在详尽把握课程讲义、写作手稿的基础上,通过释清《唐人七绝诗浅释》的成书历程,溯清其与东南学术的传承关系,并探析其从教研成果转向传统文化普及的路径。

一、手稿:东南文脉与各稿规制

从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沈祖棻共撰有七绝诗歌文稿三类计6种:1.《七绝诗论》手稿;2.《唐人七绝诗》手抄油印竖行本→《唐人七绝诗》手抄油印横行本→《唐人七绝诗》武汉大学印刷厂横行排印本;3.《唐人七绝诗分析》练习簿本→《唐人七绝诗浅释》稿纸本。

《七绝诗论》手稿、《唐人七绝诗》讲义、《唐人七绝诗浅释》手稿,作为《唐人七绝诗浅释》成书的三类底本,代表了沈祖棻七绝诗歌研究的三个阶段。

(一)《七绝诗论》手稿:东南诗学的渊源与传承

《七绝诗论》手稿为线装手定,全文近3万字。除“特质第三”采用钢笔书写外,其余皆为毛笔书写,时见涂抹,亦有程千帆修改痕迹。全书体例完整,目录分“渊源第一”“家数第二”“特质第三”“格律第四”“制作第五”“类别第六”,其中“类别第六”实缺。全稿采用文言文,无标点,引用诗话达50余种,述而未必论。

《七绝诗论》与胡小石《唐人七绝诗论》有明显的师承关系。1934年,胡小石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开设唐人七绝课程,吴白甸根据笔记整理出《唐人七绝诗论》,记“一九三四年春,小石师讲授于金陵大学研究生班”^③。是年秋,沈祖棻自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学习,其

[作者简介] 张春晓,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诗词学。

① 程千帆:《唐人七绝诗浅释·后记》,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00页。

② 刘庆云:《读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杂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忆王孙(孙小多):《拜瞻遗墨想风标——由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手稿想到的》,《传记文学》2020年第4期。

③ 胡小石:《唐人七绝诗论》,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4页。另据1934年6月30日《中央日报》(南京)第2张第4版:《金陵大学增设国学特别研究班》。1934年6月23日《金陵大学校刊》128期:“中国文学系增开高等国学课程,招收国内各大学文史哲学系毕业生”。《金大校报刊》第158号(民国24年5月20日):“文学院于去秋创办国学研究班,实辟东南各大学之新纪元。”(《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73页。)可知金陵大学第一期国学研究班成立于1934年秋,吴白甸记为春天当误。

七绝诗歌的学术渊源当肇始于此。

沈祖棻《七绝诗论》对胡小石《唐人七绝诗论》既有承继,又有创新。如胡小石《唐人七绝诗论》首次提出“勾勒字”的概念^①,将其归纳为7类16格。沈祖棻对此进一步拓展,“制作第五”列24格,以示学诗门径。《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引言》指出:“其‘二十四格’与胡先生所述相同者近十种,举例和选诗各有侧重,足见师承有自而别具新意。”^②此外,胡小石《唐人七绝诗论》主要谈及七绝的体制、缘起,沈祖棻《七绝诗论》则从渊源、家数、特质、格律、制作五个方面详论七绝的源流发展、作家作品、形式特征、法式声律、创作楷式,讲授范围亦从唐人七绝延展至宋人乃至清人七绝。

七绝诗学实为东南学术的诗学传统之一。胡翔冬与胡小石分别于1908年、1909年毕业于两江师范学堂。1910年,胡翔冬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成归国,被李瑞清聘为两江师范学堂教习。同年在李瑞清的引荐下,胡翔冬、胡小石一同受教于早已移居南京的陈三立。陈三立传授诗法主张从一体一家入手,进而融众家之长,故命胡小石专习唐人七绝,胡翔冬专习晚唐五律。1924年,胡小石担任金陵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胡翔冬也于1926年秋受聘于金陵大学中文系。胡小石所授为《唐人七绝诗论》,胡翔冬所授“选集为八代,为唐,为宋,为主客图(清李怀民选)。专集为杜,为韩,为苏”^③,亦曾以诙谐语论七绝之作法^④,也曾为金大国学研究班开设“七绝诗论”课程^⑤。由此可知,七绝研究是自两江师范学堂而至金陵大学诗学研讨的传统。

在师生交往中倡导创作,亦是东南诗学言传身教的重要方式。1942年,沈祖棻应邀到成都金陵大学中文系任教,正式接续了胡小石的七绝诗歌课程。程千帆在《唐人七绝诗浅释·后记》中说:“唐人七绝诗是她讲授过多次的一门专题课程,在金陵大学、华西大学和武汉大学都开设过。”^⑥《七绝诗论》手稿正是沈祖棻在四川讲授七绝时的课程教案。课程之余,她担任学生团体正声诗词社的指导老师,定期集会,继续发扬创作与研究并重的东南诗学传统。据刘彦邦回忆:“我记得这段时间聚会时,多半由沈子苾师为下次习作命题,因为程千帆师在一九四四年中秋后已应武汉大学之聘去乐山了。社员呈交的习作,沈师总是不惮其烦地仔细修改,好的加点加圈以至密圈,坏的批示疵病所在或不予圈点。发还以后,我们都能从沈师修改的词句或圈点中有所领悟。”^⑦对看吴白甸回忆胡翔冬事迹,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东南诗学传统一脉相承的点滴之处:“同学中之学诗者,苟有近作呈正,师必细加评阅,课堂中言之不足,则命至其家,煮茗置酒,对谈终夕。偶改诸生诗一二字不就,往往终夜不寝以求之。必至妥帖而后已。”^⑧

由是可知,东南文脉的七绝诗学源自两江师范学堂,在李瑞清推动下以陈三立为渊源,经胡小石和胡翔冬发轫于金陵大学,沈祖棻继以在诸多高校讲授《七绝诗论》,并传授创作之法,遂使东南学术这一诗学传统得到进一步地传承与发扬。

(二)《唐人七绝诗》讲义:以优化教学为主要目标

1956年至1965年,沈祖棻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对《七绝诗论》进行大幅度增删,以《唐

① 李江峰:《民国学者的七绝体式批评及其方法论意义——以冯振、胡小石为中心》,《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23页。

② 张春晓:《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引言》,张春晓主编、海盐县史志办公室编:《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页。

③ 余贤勋:《翔师谈诗述略》,曹辛华、钟振振主编,王爱荣、曹连观整理:《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陈匪石余磊霞诗文集》48,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41页。

④ “师论诗喜以诙谐语出之,尝记于白丝街楼上,一日,论七绝,师曰:‘七绝四句,譬如四个大兵,某也之作,如四个营混混,久吃钱粮。试一号令,步伐整齐,营规烂熟。非不佳妙,其如满面烟容,酒色淘虚何。以之作队伍仗则可,以之对劲敌则不可。某也之作,如向街头强拉得四个壮丁,一索拴之。各个非不精悍,惟皆偻头强脑,不受约束。偶呼开步,此左彼右,步伐不齐。’师语未竟,吾曹莫不伏案抚胸,大笑哄堂。此虽戏语,然七绝之作法,尽于是矣。”(余贤勋:《翔师谈诗述略》,《民国诗词学文献珍本整理与研究·陈匪石余磊霞诗文集》48,第243页。)

⑤ 据徐雁平考证,胡俊(翔冬)曾为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开设《七绝诗论》课程,课程题跋云:“七绝短韵,而其工至难。兹取唐贤名篇,分析说之,两宋诸作,交资参证焉。”(徐雁平:《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述考》,巩本栋、徐雁、陈晓宁主编:《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

⑥ 程千帆:《唐人七绝诗浅释·后记》,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第300页。

⑦ 刘彦邦:《抗日战争中的正声诗词社》,王留芳主编:《正声诗刊四种》,海盐沈祖棻诗词研究会重印,2009年,第9页。

⑧ 吴白甸:《翔冬先生遗事》,许志英主编:《学府随笔》(南大卷),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67页。

人七绝诗》为名先后撰写修订了三种讲义。

《唐人七绝诗》手抄油印竖行本的刊印时间应在 1957 年左右。1956 年 10 月,沈祖棻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次年秋为中文系 54 级和 55 级学生开设《唐人七绝研究》课程。与《七绝诗论》相比,油印竖行本由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添加标点,繁简并存。全稿分为“引言”“唐人七绝诗钞”,整体框架和研究重心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加强理论,保留了《七绝诗论》的大部分观点,同时减少引用。“引言”34 页,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讲述古典诗歌内容、形式、格律上的特点,第二部分探讨七绝源流发展,第三部分阐明七绝在唐诗中的地位,第四部分论述初盛中晚各时期七绝的特点及其代表诗人,第五部分从和声、造句探究七绝形式上的规律。二是补充注释。“唐人七绝诗钞”共 30 页,选录作家 52 位,作品 163 首,以唐人七绝为主,辅以唐代七律、五代至宋人诗词作品为比对^①。所选诗歌附有简要注释,或介绍诗题、作者及诗中所涉人名,或释清典故、名物,或解释词义。

《唐人七绝诗》手抄油印横行本刊印于 1961 年前后,正文“唐人七绝诗钞”下有“沈祖棻录”字样。据刘庆云回忆:“1957 年当我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即耳闻沈祖棻先生的才名……直到大学四年级,沈先生为我们开设‘唐人七绝研究’选修课,始得常睹风采。”^②她又指出:“讲义为油印本,因系三年困难时期所印,纸质粗糙而色黄,致有少数字迹模糊不清。”^③油印横行本确立了全新的诗选体例,即将诗钞中的作品明确分为正诗与附诗。选录作家与作品数量均有变化^④,正文诗歌附有简要注释,附录则多仅录作品,如杜审言《赠苏绾书记》后附有张敬忠《边词》、杜审言《渡湘江》、王勃《蜀中九日》三首诗歌。

1963 年 7 月,武汉大学印刷厂排印了《唐人七绝诗》,页眉上有“武汉大学讲义”字样,承袭油印横行本的内容,主要对所选作家作品以及注释内容进行微调^⑤。

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沈祖棻以《七绝诗论》为基础,撰写了《唐人七绝诗》三稿讲义。先是在油印竖行本中添加了理论性较强的引言,又增加诗钞部分。继而在横行油印本中增设诗钞附录,明确了“先正后附,连类而及”的阐释形式。这既是高等学府教学与研究的产物,理论和作品并重、注重学生对细节的理解和接受,又奠定了《唐人七绝诗浅释》一书的基本框架和触类旁通的阐释方法。

(三)《唐人七绝诗浅释》手稿:以完整书写面向社会

1970 年代,沈祖棻决定将《唐人七绝诗》讲义进行修订,撰写《唐人七绝诗浅释》一书,由此产生两种手稿。

第一种是练习簿本草稿,封面题为“唐人七绝诗分析”。簿本为中国文化用品公司湖北省公司出品,广元印制厂生产,规格为 16.5 * 21 厘米,每页 25 行。簿本用蓝黑色钢笔书写,间有圆珠笔、铅笔痕迹,字里行间时有涂抹修改。共撰写正诗 23 首,截止于白居易《王昭君》,并非足本。主要是对所选诗歌进行赏析,同时记录了诗话、诗选、序跋等文献资料,以及写作过程中参考的学术文章、随手记录的思考文字,尽管已经成文,但各部分仍相对独立,篇幅和最后成书差别较大,且较为凌乱。

第二种是稿纸本誊清稿,书写于标准 400 格的信纸上,共 251 页,首页首行居中题“唐人七绝诗浅释”。使用蓝黑墨色钢笔正楷书写,与练习簿本相比修改痕迹较少,仍有繁简交杂的情况,但简体字比例更大,如“这”“时”等字已不再写成繁体。有一页为全稿目录和字数统计,记有正诗 43 首诗,共计 9.8 万字。其中司空图《河湟有感》、黄巢《题菊花》两篇未收入《唐人七绝诗浅释》出版成书。这一稿将练习簿本中相对独立、分散的内容连缀成文,形成以一诗为主、数诗附录的“先正后附,连类

① 《唐人七绝诗》手抄油印竖行本选录唐人七绝 153 首,唐人七律 1 首(韦应物《寄李儋元锡》),五代词作 1 首(孙光宪《竹枝·乱绳千结绊人深》),宋人七绝 7 首(黄庭坚《病起荆江亭即事》5 首、陆游《剑南道中遇微雨》、王安石《州桥》),宋词 1 首(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② 刘庆云:《终身受益,永远怀念——忆沈祖棻先生》,海盐县政协文教文体与文史委员会编:《沈祖棻研究文论集》第一辑,2009 年,第 54 页。

③ 刘庆云:《读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杂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146 页。

④ 据刘庆云统计,《唐人七绝诗》手抄油印横行本“唐人七绝诗钞”部分选录作者 48 位,选录作品 126 首,附录作品 242 首(含宋、金、清人 41 首),合计 368 首。(刘庆云:《读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杂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⑤ 《唐人七绝诗》武汉大学排印本“引言”部分共 18 页,“唐人七绝诗钞”部分共 54 页,选录作家 48 位,正文选录作品 139 首,附录作品 242 首(含五代、宋、金、清 42 首),共 381 首。

而及”型赏析文章。

《唐人七绝诗》作为讲义,诗歌没有内容分析,仅正诗有简单注释,也没有显示正附作品间的关联之处。大量的阐释是随着课堂教学,在与学生的互动中口述完成,所以这时《唐人七绝诗浅释》最核心的工作便是要将教案完整书写为文稿,同时该书预设的读者也从高校学生转变为爱好古典文学的普通大众。

在完整书写的过程中,首先是反复确定篇目。沈祖棻在《唐人七绝诗》诗钞部分圈选94首正体、附录166首为选择对象。在自存讲义目录中,她用红色三角、红色圆圈、黑色勾分次勾选,程千帆又在《咏内人》《近试上张水部》前题一“补”字,可见二人在选篇过程中的斟酌与讨论。

其次是不断加强作品分析。先是初步将曾经讲于课堂的精彩内容转化为文字,同时考虑阅读对象并非专业学生,着重说明古代文学文化常识;在稿纸本中,进一步丰富练习簿的内容。如杜审言《赠苏馆书记》一文,练习簿本中只一句带过杜甫《月夜》学习了祖父的对照手法但“更细致”,而稿纸本中则详加阐释200字,使“更细致”的具体所指落到实处。

最后是在修改中以问题意识带动内部结构调整。如王昌龄的《长信秋词》,附录作品从油印竖行本的5首增加到排印本的10首,练习簿本中对此10首均作了200字以上的阐释,而在稿纸本中则将它们大多删去,只保留了与孟迟《长信宫》一诗的详细对读来强化对宫怨诗的理解,以举一反三的宗旨避免冗余。到成书中,程先生又将遗稿全部纳入以护周全。

1977年6月27日,沈祖棻因车祸骤然离世,留下尚未完成的《唐人七绝诗浅释》手稿。这些遗稿经程千帆整理完成,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列正诗86首,同时搜集旧日散作23篇,共选录诗歌279首。《唐人七绝诗浅释》融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甫一出版即获得了学界和读者们的广泛好评,1981—1997年间印数达到23万册,2000年以后又有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陆续刊印,四十年来早已成为诗词鉴赏类书籍中的经典。正如蒋寅指出:“书名为‘浅释’,只是说讲得浅显,内容其实非常深入,已不单单是一本引导普通读者赏析唐人七绝的通俗读物,也可以说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①

从《七绝诗论》的习得,经过教学研究、诗词创作、完整书写,沈祖棻在传承的脉络中日渐形成独特的学术表达。一部《唐人七绝诗浅释》以细腻精到的阐释之法,将东南文脉的七绝诗学传统推送进了千家万户。

二、成书:学术传承的现代产物

《唐人七绝诗浅释》是东南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普及读物的典型样本。作为现代学者,沈祖棻主张文艺与文献相结合,努力在传统诗学和现代学术之间相互取鉴。作为优秀的诗词创作者,她认为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并且对二者进行深度阐释。她以诗性的文采、细腻的笔触、反复的修改,实现了从课堂教学到文字表达的完美转换。

(一)从传统路径到现代治学

沈祖棻师从吴梅、汪东、胡小石等著名学者,他们作为承前启后的一批学人,往往能在研究中贯通古今中西,融合传统与现代。

一方面延续传统学术路径,如考据辞章、知人论世等解读方法。如在《唐人七绝诗》引言中,在《行歌者》“龙楼凤阁”旁补“汉两宫专名,后泛指帝王居处”^②,在《豫州歌》旁补“玄酒”一词注释“玄酒,水当酒用,又说即郁鬯,乃以黑黍为酒,加郁金草,见《礼记·礼运》”^③。可见她重视考据的自觉意识。又如在举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再游玄都观》诗例时写道,“刘禹锡卷入了当时的党争,宦途失意,长期贬官,这类的诗正是他自己政治生活的写照”,后又在该句旁补充,“德宗死,顺宗嗣位,

^① 蒋寅:《学古诗的门径》,《文汇报》2021年5月13日,第11版。

^② 《唐人七绝诗·引言》手抄油印竖行本,第5页。

^③ 《唐人七绝诗·引言》手抄油印竖行本,第5页。

委任王伾、王叔文,革新政治,即位八月,传于太子宪宗,宦官与旧官僚反对王伾、王叔文,赐叔文死。刘禹锡、柳宗元等坐叔文党贬官”^①。通过史料进一步诠释了因党争而失意的历史背景。

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将文艺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1954年,沈祖棻与程千帆合作出版《古典诗歌论丛》,后记中即说他们“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②。以李益为例,《七绝诗论》云“中唐七绝,刘禹锡、李益最为大家”^③,后引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胡应麟《诗薮》、王世贞《艺苑卮言》、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凡例等评价,并未详论,这种做法沿用了清代学者常用的归纳法,述而不论。《唐人七绝诗》则仅引管氏之言,更多关注到社会环境、诗人情性、个人经历等对七绝创作的影响,从而在材料的充分论证中得出结论:李益七言绝句的代表作“成功地透露了中唐以来唐帝国日渐衰微的局势和作家个人的身世之感”^④。

此外,作为现代学者,沈祖棻关注学术动态,由此形成通达的文学史观。一来不断地吸收学术研究成果。如探索绝句起源时,《七绝诗论》“渊源第一”罗列古今五说,并征引傅懋勉、李嘉言、铃木虎熊等文章。至油印竖行本中列有参考文献8种,再至横行排印本又增加5种,最新为王运熙1962年发表的《七言诗形式的发展和完成》。二来具有贯通中西的比较意识。如《唐人七绝诗》论及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特征时,以《易利亚特》《奥德赛》《摩诃婆罗多》《罗摩衍》作为比对;论及叙事性时,用《维摩诘经变文》《大明兴隆传》《杨家将》《桃花扇》《再生缘》等变文、诸宫调、南戏、杂剧、传奇、鼓词、弹词等25种作品说明。凡此种种,都为七绝研究带来了严谨而全面的视野。

(二)从诗词创作到诗歌阐释

沈祖棻是现当代爱国主义诗人、词人,著有《涉江诗词集》,朱光潜曾赞为“易安而后见斯人”。程千帆指出:“她是以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来欣赏、体会、理解古代作品的,她接触那些名著,主要是依仗心灵,而不是,至少不仅是可触摸的语言文字,所以往往能够形成妙达神旨的境界。”^⑤沈祖棻不仅以这种重体悟的解读方法传承了东南诗学的传统^⑥,更以创作者对诗词技巧、情感的独特领悟实现了文字的优美传达。

通过教学秉承和发扬东南学术之旨是沈祖棻的自觉意识。她在《风雨同声集序》中说:“余来成都,以词授金陵大学诸生。病近世佻言傀说之盛,欲少进之于清明之域,乃本夙所闻于本师汪寄庵、吴霜厓两先生者,标雅正沉郁之旨为宗,纤巧妥溜之藩,所弗敢涉也。”^⑦直接标明了她在词作教学中上承吴梅、汪东两位东南学术的代表人物,以“雅正沉郁”之旨为宗。章士钊见到此集很是欣赏,赞为“大邦盈数合氤氲,门下门生尽有文。新得芙蓉开别派,同声风雨已堪闻”^⑧,即是对传承有自的肯定。

掌握创作的雅正法门,始终是七绝诗论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而非泛泛讲述七绝的源流发展。如《七绝诗论》“制作第五”即重在传授七绝一体的创作门径,主推勾勒之法,分为24格,并举125首诗例作为写作参照。据刘国武回忆,在华西协合大学期间,“子苾师在教《诗选》课时,多次出摹拟题目,要求学生习作”^⑨。沈祖棻为学生改定词作,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元谊弟应多读北宋作品,勿徒注意雕饰,以免辞胜于情。兆显弟作,情意深刻而不免流于生硬晦涩,有辞不达意之病,又觉情胜于辞。彦邦弟入手甚正,则须力屏粗俗、熟滥、轻绮诸病。昔孔子有才难之叹,今日尤甚。弟等当自强

① 《唐人七绝诗·引言》手抄油印竖行本,第21页。

② 沈祖棻:《古典诗歌论丛·后记》,程千帆、沈祖棻编:《古典诗歌论丛》,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第264页。

③ 张春晓主编、海盐县史志办公室编:《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第48页。

④ 《唐人七绝诗·引言》手抄油印竖行本,第20页。

⑤ 程千帆:《〈宋词赏析〉台湾版序》,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增订本),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658页。

⑥ 程千帆在《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中回忆:“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绝诗论》,他为什么讲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灵去感触唐人的心,心与心相通,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资治通鉴》多少卷这样冷冰冰的材料所能记录的感受。”(张春晓整理:《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程千帆述、张伯伟编:《桑榆忆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1页。)

⑦ 沈祖棻:《风雨同声集序》,王留芳主编:《正声诗刊四种》,海盐沈祖棻诗词研究会重印,2009年,第90页。

⑧ 章士钊:《论近代诗家绝句》,《正声诗刊四种》,第89页。

⑨ 刘国武:《忆子苾师和闲堂老人二三事》,《沈祖棻研究文论集》第一辑,第39页。

不息,勿负余望也。”^①正是在这样的师生创作往还中,沈祖棻真正实践了东南诗学传统的要义所在。

以创作为基点,沈祖棻在诗歌阐释中强调思想与艺术并重。她在《唐人七绝诗》引言中明确:“我们研究七言绝句,最主要的当然是要注意它的思想内容,然而思想内容必须要通过与之密切结合的艺术形式才能表现出来。”^②一方面,沈祖棻认为七绝最能够体现文字的建筑美和语言的声音美:“它既有古体的自由,也有律体的和谐之美,同时,比起五绝来,又有回旋动荡,多所变化的优点。”^③另一方面,对个体作家而言,独特的精神面貌和艺术追求实现了形式的独创性。比如同样是写作组诗,王昌龄“以组诗的形式来扩大七绝诗的容量,使它以短诗而具有长诗的长处”^④,李白“以七言绝句组诗来抒写重大的政治感情”^⑤。

为了达成思想与艺术的有效配合,沈祖棻在具体论述时择例更为精微典型。如她指出七绝篇幅短小,因此它必须严格选择内容,“它所写的就往往是生活中精彩的场景、强烈的感受、灵魂底层的悸动、事物矛盾的高潮,或者一个风景优美的角落,一个人物突出的镜头”,又分别旁注“三十四页贺知章”“六十八页元稹《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七十六页李商隐《折杨柳》”“三十八页王昌龄《闺怨》”“四十四页李白《望庐山瀑布》”“五十四页韩翃附张祜《集灵台》”^⑥。强调诗歌艺术特色的理念,使得她的文学阐释没有落入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忽略艺术特色的弊端,从而真正全面深刻地展现出文学作品的审美意韵。

(三)从教案提纲到诗性写作

抗战期间,曾经在四川大学听过沈祖棻讲课的章子仲忆及:“她的弟子门生可以说满天下,从事教学颇著成绩的也大有人在。回忆起沈先生的讲授时,都不得不承认这几件事:一是再也没有听说过比她的更完美动人的讲课;二是永难磨灭淡忘她讲课时的音容;三是无论如何努力也达不到她那种境界。……她治学细密谨严,又深味创作的甘苦。她用真挚恳切的心和咳唾成珠的口,将学生导入诗歌的美的殿堂。一首绝句,一首小令,二十几个字,讲两个课时,自始至终牢牢吸引着人的注意力。”^⑦如此精彩的视听体验如何通过文字传达,是《唐人七绝诗浅释》要解决的问题。

方法之一,将讲义中的注释融入对具体作品的阐释中,施以晓畅的语言、诗意的笔触。作为教案,《七绝诗论》《唐人七绝诗》讲义在文学史脉络、规律归纳上叙述完整,但诗歌常常通过要点、注释等标明重点,没有整篇的赏析记录。如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在油印竖行本中的注释仅有“烟花”一条,横行排印本中增至“广陵”“黄鹤楼”“烟花”三条注释,而到练习簿本中,这些注释就被巧妙地安排到对诗歌内容的赏析中,通体描绘出诗意的画面、诗人对故人的留恋、离别后的空虚与落寞,毫无穿插注释的痕迹。

方法之二,通过“先正后附,连类而及”的分析方法,触类旁通。在油印竖行本中,沈祖棻就有意识地将具有某些相同点的诗歌录于一处,如在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后,录入主题相同的鱼玄机《送卢员外》、王昌龄《送魏二》、王维《送韦评事》等诗,继而在横行油印本中增设诗钞附录,强化正附诗歌的关联性设置,既延续了《七绝诗论》以来同类作品的合并讲解,又对作品主次进一步进行分配,使这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得到更为清晰的整合。

后来在《唐人七绝诗浅释》手稿中,沈祖棻将“先正后附,连类而及”的分析方法正式运用到对具体作品的阐释中,把题材、主题、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等具有共通点的作品结合起来讲述。如在稿纸本中,赏析王之涣《凉州词》后,先从笛子所吹奏的《折杨柳》一曲生发,举高适《塞上听吹笛》进行分析;继而从情事景色、表现手法出发,再举李益《渡破讷沙》一诗进行比较。这种赏析方法不仅起到了

① 沈祖棻:《致卢兆显、宋元谊、刘彦邦书之一》,沈祖棻著、张春晓编:《微波辞》(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② 《唐人七绝诗·引言》手抄油印竖行本,第33页。

③ 《唐人七绝诗·引言》手抄油印竖行本,第14页。

④ 《唐人七绝诗浅释·引言》,第26-27页。

⑤ 《唐人七绝诗·引言》手抄油印竖行本,第17页。

⑥ 《唐人七绝诗·引言》手抄油印竖行本,第4页。

⑦ 章子仲:《易安而后见斯人——沈祖棻的文学生涯》,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97页。

勾连辞章的作用,也如蒋寅所说,“通过不同作品的比较,深入浅出地阐明了一些诗歌创作的规律性问题,给读者带来举一反三的启发和理论的提升”^①。

方法之三,反复修改,追求表达的尽善尽美。如稿纸本中对王之涣《凉州辞》一诗阐释修改达23处,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则多达86处。孙小多通过稿纸本《滁州西涧》与出版定稿的对勘,指出:“先生的修改既有学术规范的遵循,如对宜阳今日属地的加注,对王籍所处朝代的补充;也有表达准确的推敲,如‘花时已过’显然比‘繁花已过’更准确地说出了韦诗写作的时间。更有细绎文心的体悟:先补入‘自’和‘空’字而后又改成‘自’字‘空’字,正是作者抓住了诗眼之所在的表现。这一改,还生动体现出沈先生含英咀华,反复涵咏的过程。”^②学术规范的遵循、文字表达的准确、细绎文心的体悟,正是她反复修改的三个维度。

基于上述种种自觉意识和努力实践,《唐人七绝诗浅释》完成了从科研教学到鉴赏阐释的深化历程,其最终形态的完美呈现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刘庆云说:“先生对作品的深微鉴赏是对前人简单评点的一种突破,是对古典诗词接受美学的一种发展。八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种诗词鉴赏辞典无疑受到沈先生研究方法的启示。”^③蒋寅认为:“此书的价值首先表现在富有独创性的编写体例,……与我国传统的评点方法一脉相承”,“文字的浅显优美,更具有雅俗共赏的品格。”^④

三、结语

1946年,吴宓在日记中称赞程千帆、沈祖棻夫妇有“行道救世、保存国粹之志”^⑤。程沈二人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合编的《古诗今选》就是“保存国粹”的初步尝试。程千帆在《唐人七绝诗浅释·后记》中说:“这些遗稿,如能对学习祖国古典文学的人提供一点哪怕是非常微末的帮助,她在九泉之下,也将感到安慰。”^⑥同辈同门学者中,唐圭璋不仅以一人之力编成《全宋词》,为《宋词三百首》作笺,还撰有《唐宋词简释》,王季思亦有《集评校注西厢记》,并校注《桃花扇》,说明“行道救世、保存国粹”实是这一辈东南学人共同坚守的志向。

《唐人七绝诗浅释》出版40多年来不断扩印、再版,始终获得读者们的广泛好评。凝聚在作品阐释中的,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更是千百年以来文学作品与一代代学人、爱好者的相聚与共鸣。从《七绝诗论》到经典学术科普读物《唐人七绝诗浅释》,这是一个典型的动态案例,展示出学术如何得自传承,又经过个人研究所得将其反哺于全社会的过程,由此实现学术的社会价值,传递传统文化的烟火。《唐人七绝诗浅释》的成书、传播与接受,彰显出东南文脉生生不息的学术生命力,更是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生命常青的具体印证。

(责任编辑 刘 英)

① 蒋寅:《学古诗的门径》,《文汇报》2021年5月13日,第11版。

② 忆王孙(孙小多):《拜瞻遗墨想风标——由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手稿想到的》,《传记文学》2020年第4期,第47页。

③ 刘庆云:《终身受益,永远怀念——忆沈祖棻老师》,《沈祖棻研究文论集》第一辑,第56页。

④ 蒋寅:《学古诗的门径》,《文汇报》2021年5月13日,第11版。

⑤ 吴宓:《吴宓日记》(1946—1948),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4页。

⑥ 程千帆:《唐人七绝诗浅释·后记》,沈祖棻:《唐人七绝诗浅释》,第300页。